



老子  
上

七三  
1638  
/



門口 1638 卷 1-2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猶言也可名之名去聲

淮南子不道之道則可以證也

至道希夷目不可視耳不可聽於是就其近似者示之使人思而得之若夫聖智仁義巧利六者可以為道可以為名而其可口說可名稱者皆小道也偏名也不以之係屬於至道則不可以為復命

函碕文庫



按河上公章句  
上篇名道經下  
篇名德經又分  
章為八十一章  
章有題名全別  
為六十四章故題  
名及上下篇名  
并刪之  
閔尹子一守曰非  
有道不可言不  
可言歸道非有  
道不可思不可  
思即道抱一子  
解曰是齟老子  
之言以明老子  
言外之旨也既

翻出不可道即  
道則翻出道可  
道非道矣道可

真常之善道美名也

函碕文庫

陳白沙 文編三

曰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  
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  
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  
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固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  
言之曰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  
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與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  
隅狀道之方也揅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  
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為弦使其知弓則可  
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  
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為難其人也

作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者無名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者有名之道也

初既  
之而

部

我

教  
故子知道者  
未始有言  
隱亦惟在

河上公曰萬物母  
者天地含氣生  
萬物長大成就  
如母之養子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孔穎達 繫辭傳五章 曰無欲謂無心也此言無心以觀道妙有心  
以觀道微也聖人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微也  
嵩山王隱會傳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薛蕙 西京雜記曰無知  
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中客感之跡尔世人以知為大聖人以  
無知為大亦同義

委言 豐懷曰微者即邊微之微而取諸畧畔之義耳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魚名有名之兩者同出於至道而性相不同是以  
異其名體認其同者謂之為玄然既謂之玄則亦

翻出不可道即  
道則翻出道可  
道非道矣道可  
道非道即是老  
子道可道非常  
道也

真常之善道美名也

此一節恐黃帝書而老子述之下文以釋其義也  
何以知之老子稱黃帝書許多而以此文置一部  
之首必應相傳之說所謂述而不作者是也

魚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未有許多之名稱則至道之極天地以是為初既  
有許多之名稱則萬物芸芸善惡善不善以之而  
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名之曰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有名之道也

故常魚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孔穎達繫辭傳五章正義曰無欲謂無心也此言無心以觀道妙有心  
以觀道微也皇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微也  
馮山玉堂會傳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薛蕙西亭詩曰無知  
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中客感之跡尔世人以知為大聖人以  
無知為大亦同義

豐懷曰微者即邊微之微而取諸畧畔之義耳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魚名有名之兩者同出於至道而性相不同是以  
異其名體認其同者謂之為玄然既謂之玄則亦

河上公曰萬物母  
者天地含氣生  
萬物長大成就  
如母之養子也

教  
故不知道者  
未始有言  
隱亦唯在

以釋其義也  
此文置一部  
者是也

以是為初既  
不善以之而

生一 一 二 二 生 三 三 生

心以觀道故有心  
物而動性之欲也  
薛蕙西京約言曰無知  
以知為大聖人以

畔之義耳

玄衆妙之門

相不同是以

謂之玄則亦

教何曰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而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爾。

屬有名須體認玄中之玄者是森羅萬象所由出之門戶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天下皆知美名之為美名善道之為善道然係屬之於至道則美名也善道也若不係屬之於至道則非真常之美名善道也是惡名已不善道已

陸農師曰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真善天下皆知之為美真善天下皆知之為善故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

程氏子曰善用名者無名善功

故有魚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上二句實下四句喻以上釋常有之美欲有之難易是以聖人處魚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體相甚短高下音聲前後相隨有體相是喻無體相是實

釋畧曰恭己南面非所以處魚為之事乎魚隱乎爾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口義曰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

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  
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  
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  
居。故以萬物作為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  
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  
人皆然。何特老子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不居美名善道之地。是所以美名善道之不

去也。以上釋常魚之義。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猶加也。不以己賢加于人。則人亦不爭也。下文  
虛心弱志亦同義。民者對己之稱。通上下而為言。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論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鹽鐵論刺復以位  
尚賢以祿。士而  
求士之用亦難矣。

林子曰金剛之  
降伏其心道德  
之虛心實腹周  
易之洗心退藏  
其道一也而生

妄言曰、可欲句承上二事而言、言尚賢貴貨、本由  
於見可欲、爭盜之源亦起於心之惑亂也、是以上  
不見可欲、而使民心不亂、正是所以杜爭盜之門  
也、君陳云、違上所命、從厥所好、其此之謂與、  
是以聖人、舊本有之治二虛其心、實其腹、  
字今從一本玄覽曰、一塵不立、息々有養、是養性也、  
弱其志、強其骨、

玄覽曰、不敢加人、任重不倦、是律身也、此申不

見可欲之功

常使民魚知魚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口義曰、言大古聖人、使民純朴、而魚所知、魚所欲、  
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  
有作為也、

為魚事、則魚不治、

釋畧曰、或問聖人之所以魚為、林子曰、夫聖人之  
魚為者、非徒曰順事魚為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

禪以學佛運氣  
以脩道支離以  
明儒三教之名  
於是乎興矣  
悟真篇曰、虛心  
實腹、其由深中  
為虛心要識、  
不若煉氣先實  
腹、且交學取滿  
宜金  
彭好古曰、抱一以  
虛其心、煉氣以實  
其腹、



乃聖人之所以為魚為也

右第三章

道冲<sup>一</sup>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蘇轍曰夫道冲然至魚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魚所不遍以其魚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

玄覽曰心出而入物為銳其字以己言

解其紛

玄覽曰物至而交心為紛其字以他言

和其光

玄覽曰光至潔也其字以己言

同其塵

玄覽曰塵至雜也其字以他言此四句言工夫

湛兮其若存

本義近藤曰體此道者則應事接物圓融無碍挫我執解他執和我光同他塵無入而不自得無適而不然其心定而不動湛兮似若其中存物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口義曰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老子億曰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人也故不得已為之形容如此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妄言曰天地魚私愛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榮枯從其自爾猶如芻狗廢舉有時芻狗結芻以為狗設之于祭祀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妄言曰聖人之魚私愛於百姓猶天地之於萬物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寵辱任彼自取

墨子大取曰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愛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者皮囊以為風袋也籥者袋口之管也

顧野王曰橐籥鑄冶者所以用吹火使炎熾也

虛而不屈

玄覽曰承橐而說屈鬱也抑而不伸之意此句以

體言

動而愈出

玄覽曰承籥而言此句以用言夫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譬如橐籥生風乎魚心魚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若夫為治者不以無心無為為本徒多号令則下民數窮不如守中中即無心無為也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長地久

此一節黃帝書之文下文釋之也列子引此語逸

天長地久四字

講義曰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大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旦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

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无從火自无而生居玄元之宮故為玄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為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之以坤元穀實之氣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

潛言錄曰鼻者  
玄之門也口者此  
之門也

釋畧曰按道書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  
鼻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氣以接乎天牝元宮之  
上有黃庭上通重樓而至於口口通五臟出入重  
濁之氣以接乎地若也不知其門不識其根而以  
鼻為玄口為牝者非也故曰玄牝之門未易窺  
河上公曰鼻口之門是乃天地之  
元氣之所往來也鼻口呼吸息者綿  
按類聚名義抄玄牝訓波奈久知者亦此意  
無有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妄言曰既曰不自生則其有所由生者可知

一作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魚私  
耶故能成其私

玄覽曰身者吾之私也後身外身則公而無私也  
身先身存乃能成其私也如禹之治水手足胼胝  
卒天成地平曆數歸躬是其證也此言人須放下  
有心至於無心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

上善猶至善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魚窮遠淪於魚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魚所私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居善地

玄覽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

心善淵

玄覽曰空處靜默深不可測

與善仁

玄覽曰利澤萬物不求報

言善信

玄覽曰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

政善治

玄覽曰洗滌群穢平準高下

事善能

玄覽曰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

動善時

玄覽曰冬凝夏泮不失節

夫惟不爭故魚尤

口義曰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魚尤怨之者此即

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翼曰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揣而銳之謂銳而揣

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濫而左右以枝之曰持

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元澤曰至人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

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真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釋畧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道之自然也故日不中則不能是功成矣名遂矣日之中矣能魚中而必是之慮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矣能魚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能屈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

能魚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猶舉也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

上征

曲禮載音程載鳴鳶之載

玄覽曰營氣血也素問曰血為榮氣為衛今此營字則兼言者省文也魄形骸也一者神也

王陽明曰抱一句意亦甚隱三要人自悟自悟下數句皆設問之語若曰抱一能無離十數句皆然

下十九章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王弼曰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魚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

滌除玄覽能魚疵乎

玄覽曰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玄覽玄妙之見獨見性命之微疵病即謂著聲色貨利也

愛民治國能魚為乎

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

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閤闔能為雌乎

妄言曰天門死生變化出入之戶所謂衆妙之門是也雌取諸因應之義夫能任天門閤闔者不知既生不知惡死其出不祈其入不拒千變萬化惟感是應此謂為雌也

庚子桑楚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去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明白四達能魚知乎

釋畧曰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豈非

日月之明，魚所不照，而聖人之智，魚所不知。邪？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魚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魚知而魚所不知也。夫至於魚所不知而能守其魚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集解曰：以有為治生，生愈傷；以有為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

王龍溪曰：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靈，其功謂之不睹，不聞，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猶者精也。此者一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雖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

所與夫魚以生為者，形將自正。魚以天下為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魚，有車之用。

說文曰：輻，輪之輳也。轂，輻所湊也。

性理大全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魚，有車之用。魚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魚，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

河上公曰：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教也。

某嘗思之、魚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  
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  
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  
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魚  
窮、亦此意也。

考工記曰、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  
也、注曰、利轉者、轂以魚有為用也、疏曰、按老子道  
經註、魚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輿中空虛、人

居其上、引之者、證轂為由空、乃得利轉之義也。

按疏所謂注者、河上公注也、而無有字、與作轆居作載不審何人注、鄭玄亦魚有連讀、雖  
不與河上公同非正說、姑存古讀。

挺埴以為器、當其魚、有器之用。

吳注曰、埴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為器、謂以水和  
粘膩之土、為陶器也。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魚、有室之用。

吳注曰、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

象經音義曰  
埴埴上設既  
淮南子云埴柳  
土為器也既文  
從手延聲從土  
作埴者非下時  
職及孔注尚書  
云土黏曰埴也  
說文從土直聲

故有之以為利，魚之以為用。

德清曰：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魚用之用也。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王弼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

評苑曰：眼被色瞞，不見魚相之相，耳被聲惑，因聽魚聲之聲，口被味昧，不知魚味之味，心之顛狂，而魚主為情使也。行之妨碍而未完，為物牽也。曷若黜聲色，薄滋味，身莫馳騁，心莫貪求，則觀以慧眼，聽以天聰，嘗以道味，心有主而行，魚妨是以聖人去彼情境，取此內修也。為腹者，內境不出也。不為目者，外境不入也。

前章言抱一之義，而此章言營魄之義也。

本義曰：用都發為其用以虛中

六門集恆不著色眼見色相

用之用而不知魚用之

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用故謂之爽

相之相耳彼聲惑固聽  
無味之味心之顛狂而  
而未完為物牽也曷若  
心莫貪求則觀以慧眼  
而而行魚妨是以聖人  
腹者內境不出也不為

言營魄之義也

本義曰車為運載器為貯藏戶牖為出入通明皆有之所以為利而其  
用都發於無者也若夫車轂充實器中不虛戶牖不鑿則豈能各  
為其用也矣是以可知有之以為利本是出於虛中也故天地人物  
以虛中為根本

六門集悟性論曰眼見色時不染於色耳聞聲時不染於聲皆解脫也眼  
不著色眼為禪門耳不著聲耳為禪門總而言之見色性者常解脫  
見色相者常繫縛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セテテ貴大患若身ハレハモ

若而也既得寵而復得辱而必驚既貴而復有大患而必於其身此二句蓋黃帝書之文

何謂寵辱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若驚謂世人之情得寵而驚失寵而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魚身吾有何患

釋畧曰何以謂之為吾有身有也者有之也謂吾之心而自有其身也何以謂之及吾魚身魚也者魚之也謂吾之心而不自有其身也故自有其身者不能忘身也不能忘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恤矣不自有其身者能忘其身也故能忘其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為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

林子會  
佛六通  
魚雁未  
云天下  
物策  
謂不自

復有大

驚是謂

身及吾

也謂吾

魚也者

有其身

以大患

其身也

有所不

天下者

林子會編<sup>白</sup>唐永徽三年<sup>戊午</sup>六月召僧道七人入內帝幸百福殿時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  
 佛六通釋慧立昇論席曰夫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  
 魚擁未知老君得洞否答曰老君上聖何得非洞慧立曰若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  
 云天下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子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  
 物策茫然魚對林子曰為吾有身者謂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為輕也及吾無身者  
 謂不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為重也心經云乃至無老死其不自有其身之謂歟





可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  
解上三句。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兮不可名，復歸於魚物。是  
謂魚狀之狀，魚象之象，是謂惚恍。

老子通曰：天處上而明，地處下而暗，萬物處中而  
繩。不絕，惟此混然三者，在上而不如明，在下而  
不如暗，在中繩，生萬物而不可名，終復歸於魚  
物。故為魚狀之狀，魚象之象，所謂魚狀之狀，魚

象之象，亦惚恍耳。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標斬解曰：先天地而生，谷神不死，所以不可見頭尾。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標斬解曰：是以下語聖人體道之事，執夫始而終之

道，以應萬物之自運，互萬世猶之一日，故能知古  
始。上段抱一致柔等目，皆此道紀疏解已。

右第十三章

二十六祖偈曰：真  
性心地藏，無頭亦  
無尾，忘緣而利  
物，方便呼為智。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老子解曰、得道之士、微妙玄通、而变化無窮、其至深者、不可測識、且強為之形容、可乎、夫戒而後動、曰豫、豫兮若冬涉川、何其逡巡而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猶兮若畏四鄰、何其小國之畏大國、而不敢動也、若容之將至、而儼然望之、若冰之將

釋、而渙然以解、若樸之敦、而自不離、若谷之曠、而自魚有、若濁之渾、之處、穢而自見、惡於人、其形容有如此者、

妄言曰、已上形容微妙玄通、自此以下、令人體道之教、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釋畧曰、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保此道者、不欲盈、

釋畧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保此道者亦不欲盈

夫惟不盈故能敝復新成舊本作能敝不新成考與曰碑本李榮本作能敝復

成今從之

敝敗也任物自然雖有時乎敝自然復成以伏次

章觀其復之意下文敝則新亦同意易所謂无妄之疾無妄有喜是也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々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死

焦弱侯曰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

常道篇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々而未有不歸復其根由是而靜由是而復命至於復命乃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

好古曰根曰從何處起命根息之還源之謂正是性字本還源

盈故保此道者亦不欲

本本作能蔽不新成考異  
碑本李榮本作能蔽復

乎敬自然復成以伏次

新亦同意易所謂无妄之疾  
無妄有喜是也

以觀其復夫物芸々各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

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

觀其復夫萬物雖曰並

其根由是而靜由是而

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

好古曰根謂命根也何謂命四十二章經云命在呼吸今人試觀呼吸  
從何處起從何處落便識人之自有歸根之數此歸根之數即是  
命根息々歸根便能立命不曰立命而曰復命者靜極而後返本  
還源之謂也復命是為真常而沒身不殆矣真常者惟真乃常  
正是性宗性宗要人明得方能幹得復命之事不知性宗而求返  
本還源這本源是個甚麼如何返得妄作招函性悟真篇七絕  
五十一註

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  
探抱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蕩之而無有  
偏黨也惟王乃天浩乎而無不覆燭也容而公之  
而王而天此真常之道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  
故曰久我既得真常之道矣身雖沒焉而真常之  
道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死夫曰不死者是  
乃老子所謂探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或曰老  
子豈不以張進為學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久視

者老子之所以長生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  
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邪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

不一作下

玄覽曰言上古之世熙々皞々民忘帝之力之者  
言君也

其堯本紀曰帝遊康衢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猶言其貴也

河上公曰太上謂  
上古無名號之  
君也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為有不信猶分其貴言

陸希聲曰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衆度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莠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

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十一字蓋太上不知有之之注文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口義曰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

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本義云聖智作法以先民無非利民也而民之害亦由此滋矣故不若絕聖棄智而以無為化民之為利也後世以仁義教天下者無非勸孝慈也然人心慕仁義之名而父子之真情始薄矣不若絕仁棄義而以虛心導民之復天性也巧利兵之器械所以禁亂也然盜賊由斯而起不若絕去巧利之為愈也此三者以為文法不足不足以治天下故令有所附屬屬其性乎聖智屬其性乎仁義屬其性乎巧

何道全字詒曰  
六親者一父二母  
三兄四弟五子六  
親也

利也三者附益于性分之外如附贅懸疣之相附屬然故曰屬也彼為上之人見素抱朴則為下之人少私寡欲素朴而上下各安其性矣美取于文法哉 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故也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蓋黃帝書之文 絕學棄有為也

玄覽曰學者心之白日也今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道之學也世俗之學以多為尚務在日益長知識生於高辯同異爭是非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口義曰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為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魚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之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櫟軒解曰畏人之所畏即欲惡與衆同之謂喜怒憂樂愛惡欲懼舉一以概他也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世俗以善惡得失彼此相軋亦魚終極矣夫

四長句分疏上二句說破善惡一塗第三句規俗見不能魚固魚我末句涵々天下皆是之意都抹去俗學之蔽奇辭怪筆

釋畧曰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

衆人熙々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未兆若嬰兒之未孩衆々兮若魚所歸

口義曰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大牢如春登臺而我獨耳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衆



乘然魚所歸止北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  
未北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魚知識乘  
乘若動不動之意魚所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  
異於衆人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  
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撓性內愁五臟外勞  
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

為也

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  
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  
昭而道其冥々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々兮

櫟軒解曰於利害得失魚所分別沌々猶昏々二  
衆人二我獨句假容形主我愚人一語總而斷之  
大形

俗人昭々、我獨昏昏、俗人察々、我獨悶々、澹兮其若海、颺兮似魚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口義曰、昏々悶々、即沌々是也、俗人昭々察々、而我獨昏昏悶々、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然而魚所止宿、此即乘々若魚歸之意也、有以有為也、衆人皆有為、而我耳不求、故若頑若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櫟軒解曰、從母求食、是嬰兒所謂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母即萬物之母、食母效父、同慶語、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櫟軒解曰、孔與空通、假言冲虛之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口義曰、惟恍惟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

又非魚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  
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  
發明魚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信實  
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  
哉以此

諸子品節曰閱歷也甫與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  
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

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  
甫耳

莊子天地曰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  
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  
天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  
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評苑曰全直盈新得數者皆益也曲在窪敞少皆為謙畧有執着之心者不能聖人抱虛一以式於天下故可曲可枉可窪可敞可少

妄言曰多則惑一句對少則得句以示警誡而餘

意涉于枉窪敞之三句古書此法多矣十四章敞後成

此六句蓋黃帝書之文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講義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

道之一魚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為生數之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四不上須入抱一二字看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夫釋畧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何爭之有、釋氏魚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不魚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屢言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釋畧曰、莊周所載、高丘之木、細枝拳曲、大枝軸解、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非所謂曲則全邪、

第二十章之跋者  
不立跨者不行、自  
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其于

道也、若餘食積  
行、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也、  
四十七字、蓋此章  
之注文、錯簡出  
下者、即守說亦  
風、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妄言曰、此與多言數窮相反、蓋因物之自然而言、則終日言、而未嘗之言、故曰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玄覽曰、飄風疾風也、自旦及晡、為終朝、驟雨暴雨也、自早及莫、為終日、是盈滿之氣、非天地之自然者也、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曰、義曰、飄風驟雨、雖天地為之、而亦不終朝、不終

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老子億曰、從事於道者、以道為事、即抱一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德者有德之

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天下之人、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者常多、若於此有差別、相則不惟道之體不當如是、而天下之不與者衆矣、至人不如是也、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道與德者固同之矣、和其光、同其塵、失道與德者亦魚不同也、我既不自異於人、則人亦不自異於我、故有道與<sup>德</sup>者固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魚不樂得之也、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之

意然聖人所以致此者魚他虛中魚我至誠感通而已設使中心之誠一有不足而徒外立其德以為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鷓鳥不下而况於人乎欲其樂得之也難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此即與後章善救人故魚棄人善救物故魚棄物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之類前後互發皆明一理孔子老安少懷天地氣象可因此而默識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本覽曰跂與企同舉踵曰跂張足曰跨及復上章數語以見非自然者自困如風雨飄驟之不久也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本覽曰如殘棄之食附贅之趾也行形古字通贅踵有胼肉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右四十七字注文誤混于本文說見于上  
程明道曰人能見道則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

自視世之功名甚是閑視世之為仁義者甚煦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口義曰、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  
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

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  
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  
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  
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  
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  
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  
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  
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鼻之文、



字之曰道字所以尊名也

在莊子此類尤多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李約曰：道大天大地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

林子會編  
慧淨與道  
字之曰道  
成一則一  
通茫然不  
混成者混  
氣也氣不  
二且天地  
惟能得  
成之始

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魚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疎壞矣。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評苑曰：凡物重在下，輕在上，輕者浮，重者沉，重為

所以尊名也

函碕文庫

四大而王處一焉

是謂域中四大蓋王

理天下也天下得

地如地之魚私載

如道之魚私生而

也後之學者謬妄

道道法自然則域

得法地而不得法

相法乎又况地法

大地之父自然之子

者淳重者沉重為

〇世五

林子會編曰：隋大業四年，成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矣。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林子曰：既曰混成，又安有物？老子特借物字，以強名之。且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為一之謂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為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二，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即與天地相似，則泰西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即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輕根也。夜靜則萬籟魚聲，令靜則三軍不譁。靜為躁君也。

此二句蓋黃帝書之文。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翼曰：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

高出而魚繫著也。

如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邵弁曰：天下之物，重不可以附輕，而動不可以鎮靜。故君子非無輕車游騎而行，不離于輜重。輕之根于重可知。雖有榮華觀美，不若燕處超然。動之重乎靜可知。重為輕根，故御臣之道欲重也。靜為躁君，故為君之道欲靜也。柔何萬乘之主，不知以重御輕，以靜制動，而顧以身輕于天下，輕則失臣，下矣。躁則失君，道矣。

右第二十二章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魚轍迹、善言魚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魚關、  
捷、而不可開、善結魚繩約、而不可解、

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籌、故不用籌、策約不以束、故無繩約、

口義曰、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魚所容力、亦魚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魚棄人、常善救物、故魚棄物、是謂襲明、

老子解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魚救、是以善救、然則魚關者善閉、魚約者善結、魚策善計、魚謫善言、魚迹善行、皆可知矣、

老子億曰、人之簡擇、凡以為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魚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口義曰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魚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魚棄人、魚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右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為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魚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評苑曰、知雄守雌、即知剛守柔、為天下谿、不可說天下歸之、言其得道之本、如水在深谿、萬派從此出也、常德真常之德、復歸嬰兒者、人心之本体、渾然全跡、魚欲唯嬰兒時始全、漸長漸悉、至此始復

歸也知白守黑是知己身聰明而守愚昧也是可  
為楷式而德常在矣空虛魚窮之鮓不漸復乎榮  
喻尊貴辱喻卑下知尊貴而守卑下也為天下谷  
即清庵云魚榮魚辱萬有歸空得其源也則常德  
足而歸渾成之本鮓矣知守二字三用皆知子守  
母之意曰穀曰式曰谷皆指母而言也常德嬰兒  
魚極樸皆是一物皆指本處不可名言反覆形容  
也

集解曰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雌而已矣又何言  
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為雄而  
寧為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為雌則  
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下樸軒解曰樸散以下即前三長語之餘響言樸一  
散不復任君道也大制蓋庖人之長故不自為割  
宰猶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意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如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將欲執天下而以有為為治之也、我見其不能為已、其故何也、蓋天下者、不測之神器、非私智人力之所能經營也、故為之者、適以敗之、執之者、反以失之、其不可為也、明矣、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隨、

集解曰、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隨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執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為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陸農師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蘇轍曰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

春秋繁露卷三曰以龍致雨以魚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

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邪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玄覽曰善者有道者也果者此心之訣於義而不疑也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皆果於彼我獨果於此也矜自賢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是皆用兵



之所忌也

矜自持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老子解曰：物壯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

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

早已去。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標軒解曰：佳疑唯字缺畫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言以喪禮處之。兵者不

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勝而

佳蓋唯之古文  
石鼓文維字皆  
作佳本書蓋  
古作佳後人作  
佳者非

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言處上勢則以葬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

勝以葬禮處之。

以上百六字，蓋注文誤混本文，今刪之。邵弁說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言以喪禮處之三句本文自餘為注文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陳元贊曰道常  
能陰陽地張存  
亡故無常名也  
道之樸唯至小  
微妙無取天下  
無敢臣使之者

評苑曰、名可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無名之樸、  
即道也、惟無名、不知者視之為小矣、然物之所以  
歸、侯王所以賓萬物者、此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人莫之令、而自均、露之濡物、何其均也、然天地之  
淑氣薰蒸、自然而然、人莫之使令也、聖人抱樸、以  
應萬有、亦猶露之自然、無不均者、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口義曰、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  
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  
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  
循名而逐末矣、循名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  
則不殆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  
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  
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蘇轍曰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  
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魚復分別故能自知  
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  
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  
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  
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  
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  
能不生不死者也

舊二章  
今合為一章  
一點靈覺千載不昧者即上文所謂魚若樸是也

右第二十七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居

釋畧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

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魚欲可名於小

常魚欲三字疑衍

口義曰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

口義曰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解曰不為主故不為大萬物歸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蘇轍曰道非有魚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

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集解曰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廼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

盡區々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八句蓋黃帝書之文戰國策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亦傳聞之異耳固姑古通用

呂惠卿曰將欲歛之云々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

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故曰：是

謂微明。

柔勝剛，弱勝強。

呂惠卿曰：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魚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

彭好古曰：消息至微，獨自知之。

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

釋畧曰：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亦其理之自然也。何

以謂之國之利器，而剛強者國之利器也。若以剛

強自恃，是乃以利器示人也。不猶魚之脫淵乎？亡

魚日矣。

右第二十九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釋畧曰：真常之道，本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林子曰：世

作故則

畫往而

之必固

而死榮

為基等

子之意

知弱於興

或故曰是

之與東國

之與東國

與之奪之

張所弱所

者也則柔

後世而

自然也何

也若以剛

既淵乎亡

感而遂通

十七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是寒往而暑畫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即天道而徵老子之詞曰將欲缺之必固盈之將欲是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至於柔勝剛弱勝強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等數語亦惟推物理之自然爾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目不識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嘆乎

天下之故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也。故能無所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魚名之樸。魚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蘇轍曰。聖人以魚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魚為。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

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魚抱樸之念。外魚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右第三十章





